

兴文县文史资料

第五辑



附第一册

啓借

迪岸

來厝

蘇史

徐國華
一九五九年

发掘文史，弘扬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

周永明

史為鏡
人為鏡
知不足
明得失

羅少傑題

目 录

一、民国时期四川省川北道观察使杨湘·····	(1)
二、兴文县选举国大代表是一场政治闹剧·····	(3)
三、古宋县国大代表选举见闻·····	(10)
四、古宋县参议会与地方派系斗争·····	(14)
五、兴文县参议会角逐的内幕·····	(24)
六、田海云土匪生涯·····	(28)
七、石保川其人·····	(50)
八、活捉匪司令熊定都·····	(14)
九、打“神兵”·····	(70)
十、大坝“神兵”的覆灭·····	(76)
十一、烧死匪首蒋福田·····	(79)
十二、谈“漕溪胜境” ——兼释南华六祖本无宫·····	(84)
十三、凌霄城遗址·····	(87)
十四、浅谈鸦片在兴文的危害·····	(93)
十五、古代铜鼓·····	(98)
十六、平凡而光辉的一生——悼念安均同志·····	(104)

民国时期四川省川北道观察使杨湘

县政协委员 杨敬

先严杨湘字泽波，公元一八八〇年（庚辰）清光绪六年正月初三诞生于四川省上南道叙州府兴文县让畔乡（宜宾地区，兴文县新胜乡），世代业农，童年曾读私塾，少年好斗。弱冠前随先祖父国汉徙居同心乡白云寺，寓读于耕，向上心切，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以案首高中文秀才，时年二十三岁，深得主考垂青，勉以大比乡、会、殿试，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丙午科召准张之洞，何子贞奏，停止乡试，开办学校，应考生员，根据自愿，可以自由选择。父在成都既愤强邻入寇，又忧国病民贫，欲振兴中华，志士唯有从实业入手，不发展经济焉能侈谈救国。继而应考四川铁道学堂甲班，清光绪三十三年入校肄业，因川汉铁路迟迟不兴办未能学以致用，于宣统元年被选为四川省咨议局议员，驻会，准备立宪，改革弊政，以期维新，由于清腐吏盛宣怀弄权，将铁路收归国有，主权出卖与帝国主义，严重损害川人利益，先父身为议员，责无旁贷，毅然决然在咨议局发动保路同志会，首难于成都，几经反复终于在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下于1911年先武昌起义而得以成功。南北议和后，中山亦应袁大总统约抓全国铁路，更因袁氏专横，仍告失败。民国二年四月，先父出任四川省川北道道台（观察使），欲展宏猷于一道，旋因蜀军第五师在渝叛乱，乘川东道观察使赵一德出巡万县，枉法杀之，川督令周骏师派王陵基旅长继任，对五师围剿，五师熊克武师长在部属遏制下，以反袁口号，反胡为幌子，独霸四川为目的，掀起四川内战，先父悲生灵之涂炭，遂挂冠而去，后川督免其职以新都知事高培德补任。

先父回乡后，掌过兴文县高等学堂，旋督禁鸦片于川南高、珙、庆、均一带，稽征税务于安宁桥，民国九年又当选为四川省督军府参议，由于川战频乃，国已不国，遂于民国十一年回乡，经营裱幛、皮鞋、金果等生意，三十年代开过三芝堂药铺，以不能医国亦当医民，从事治病救人事业，还兼任过县农会会长，救济院长，县立师范校国文教师，也在桂森园等讲过学。抗日时期，杨吴德成（称二姊）捐租办学，亦是在父亲倡议之下兴办兴文中学，深得兴文人民赞扬。四十年代兵匪横行，遂迁居石笋垭。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五日病卒于石笋垭县参议员任内，县举行追悼大会谥以“刚介不阿”。父墓葬于石笋垭侧。

先父善长书法，工诗文，遗著、遗墨，在兴文太山庙戏台两侧柱上，联曰：“台上没漫夸纵做到厚爵高官得意无非俄倾事；眼前何足算且着抛盔卸甲下场还是普通人”。他还写过“九”“六十自叙韵语”等文章和诗句，翰墨有“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春联云：“年年春水。山鸟山花吾友鱼。”

最后以先严生前撰的一副对联作结语，联曰：“亿万里地球荡荡平平几人走尽；数千年人物善善恶恶一眼看穿”。

一九八九年元旦

兴文县选举国大代表是一场政治闹剧

县政协委员 兰次瑜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为了要装点民主，要各党派联合，国民联合参政。于是决定举行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实行真民主”！“还政于国民”的口号喊得多么响亮！

县候选人由各政党提名和五百人公认联名推荐提出候选。无非是摆一场风度，多么公开、正大；选举法规，多么细致、严密；从表面看来，合理合法，正当产生，十分够民主；殊不知骨子里是：勾心斗角，不择手段，偷天换地，千奇百怪，蔽塞丛生。

社会上三百六十行中，“应需而生”了一种奇怪的经纪人——选举贩子，专门为官场选举到处吹嘘拍捧，说斤么，某些地区的三教九流等都有密切的关系，某些地区的官员，某些地区的亲戚朋友，我可以联系好多人马，掌握好多票，完全可以操纵局势，……。因此，选举贩子千方百计地从竞选人手中，骗得一笔巨款，大言不讳地说，他如何周密布置，如何计划开支，如何策划万全；总之，“包你一定当选。于是，兴文县城的茶馆酒店，娱乐场所，妓院，各所有的红白家喜事时，人一座上，就谈论选举大事，争吵不休，闹得个满城风雨，乌烟瘴气。

在官府方面。正式挂起了两块牌子：

兴文县国大代表

立法委员 选举委员会

兴文县国大代表

立法委员 选举事务所

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周绍伊、陈临云在同年初，就先后纷纷返家开始活动了。罗天祥、王雨宜固守老巢，早已公开活动。这时，在官场中根本没有任何人，会意料到有一个多年在外的年轻女士谢庸，要临到选举最后关头，突然从黑松林中闪跳出来，杀手伶俐，一口气连连战胜四条好汉。

周绍伊系大夏大学、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的学生。竞选背景是：其周希濂兄任贵州省第四区（毕节）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辖十县，兴文县各乡镇都有人在毕节所辖的十个县任职，有凭借其势力经商和贩卖烟土的；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周的竞选爪牙，事前就分别拿到一笔巨款，分期分批地回县进行活动联系。周家的官势大，财力也十分雄厚，可算在陈家之上矣！

陈临云系中央军校和陆军大学正规班学生。陈家又是兴文县的旺族，各乡镇都有亲戚朋友为官；当前的主要势力背景是：一九四七年初，川、滇边区“剿匪”指挥部主任朱济猛师长，陈临云任上校参谋长，二人率军到边区“剿匪”；此时，正在兴文县各乡镇活动，真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有些乡镇人员，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明正暗邪的与土匪有蛛丝蚂迹。因此心中害怕，不能不承认为其效劳，这是陈临云最为优越的条件，对竞选获胜是无可非议的。

罗天祥系四川陆军军官学校学生。曾历经多次战争，从排长升至团长；现凭借其现任县参议长之职，与各参议员，各乡镇长的关系甚为密切，在此次竞选中完全可以捷足登先。

唯有玉屏王雨宣先生，资历甚深，系国民党老党员；二十年代初曾任县党部头目，自认为是老资格，单枪匹马地到处游说。而各方面的人士，个个深知王老脾气古怪，个性倔强；官员们为了避免与其纠缠，一见面，总是笑脸欢迎，德高望重，极力推崇，慷慨允诺，尽心为其竞选。王则欢喜若狂，踌躇满志，自认为在众人之上；于是，摆出老资格的架式，四处高谈阔论，风趣诙谐，殊不知官员们把王视为这场选举中的“丑角”。其侄儿王远夷

(兴文中学校长)却说：“可怜七叔(雨宣)，凭什么条件啊！竟自不量力，一心想当国大代表，多么荒唐！我是不赞成他老人家竞选的，一辈子辛辛苦苦，省食俭穿，好不容易集蓄几百块银钱，怎能与周、陈两家的亿万雄资比赛啊！？可是他偏偏不信，硬要与人家比个高低，简直是自讨麻烦，自寻烦恼，……。

奇怪的姑娘谢庸，闪过茫影，明修栈道，……。当时，中华大学的教授陈天启(后任南京政府的部长)、余家菊等；都是青年党中央的主要人物，(据说余认为谢庸是个刻苦勤学的学生，曾收为干女)谢庸毕业中华大学后，任青年党中央党部秘书，一直没有回过兴文，离家时是个小姑娘，就本城人都把她忘诸于脑后了。何况是二、三区的人，更何况是外县来兴文作事的人哟！就连热火朝天，明争暗斗竞选的周、陈、罗、王四条好汉，也根本没有意料她。可是她就乘人们不察，闪过茫影，奇谋突袭，遥空指挥，竞选国大代表，一战获胜了。

几个月前，周、陈、罗布置在乡帮选人员，抓紧开展竞选活动。第一、频频在《兴文简报》登载他们的佳作——诗、词、散文，大肆展开宣传；第二、以许多人名，印发周绍伊，陈临云等人的政绩传单；第三、用浅显易懂文词，编成音韵和谐的诗歌，顺口溜之类的作品，四处散发。兹摘要举例后：

国大代表选贤能，	大家选举要认清。
周君绍伊多英俊，	确是最佳候选人。
毕业大夏与高教，	文经武纬超人群。
投笔从戎赴前线，	上海抗战建功勋。

……………。

选国大，要慎行，	大家要选陈临云。
陈临云，陆大生，学科、术科、样样精。	
著书《野战筑壕学》，诗、词、书法造诣深。	
运筹帷幄参谋长，决胜疆场“好将军”！	

……。

周、陈两家大肆挥银钱宴客，一次多次，明争暗斗，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了；唯有罗天祥议长则稳重静观。

县长兼选举委员会主委包伟华、主办选举事务的民政科长邓禹华，在选举提名的截止日期，即着手迅速办理提名候选的一切事务，正式公布：周、陈、罗、王为兴文县国大代表候选人。过几天，在临大选的前三日，忽然南京圣旨到，县选举事务所接电称：兴文县国大代表的名额划与青年党，即兴文县的青年党员谢庸候选；旋即公布国大代表候选人谢庸的政绩简介。周绍伊，陈临云知悉暴跳如雷，立即到县府，罗天祥议长亦稍后跟去质问县长，民政科长；其理由是：谢庸一向不在兴文，至今未回县，县人许多不认识，她也不知县里的情况，怎么能代表全县的民意？二、候选人提名，早已办理公布，提名日期，早已截止，为什么只有三天了，临期公布谢庸候选？这时，已经传出，兴文县的国大代表名额划与青年党，国民党员当选也要让位。周、陈、罗当时根本没有认真地考虑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而王雨宣老先生远在玉屏，一概不知道，罗天祥原来是国民党公布的候选人，县党部通知全体党员坚决支持选罗天祥。但周、陈凭借其势力，也根本没有把罗放在眼里，对这样的提名，则持不理不采的态度。而罗天祥却暗暗自信，认为周、陈任一人当选，也要让提名人——罗自己。但罗这回纵观全局，名额划与青年党，上司确定谢庸候选，知道势头不妙，政党提名谢庸，我也没法竞争，如凭票选举也搞不赢周、陈两人，反正花金银不多，内心却稳重静观势态的发展。周陈这次出动大批人马，花了大量的金银，骨子里认为：如果南京方面把名额划给青年党，早一月前透露消息，公布谢庸候选，我们早已卷旗收伞，少花多少人力财力；为什么偏要捱到临选才公布呢？大疑其中有人捣鬼，气愤地质问包、邓两人，一时县府衙门挤满人群，围观静听。大家认为，这是一场选举序幕的风暴。包、邓作解释说：“我们按选举法规办事的，谢庸这名字从来没有听说过，也没有公布她是候选人；县选举所是刚奉到南京

总选所的电报，就马上公布的，有发电日期的时间为凭，不敢接压，更不敢拖延时间。至于，当选要让，只是传说，县里没有接到这种文电，也没有说这样话帮别人宣传。县选所只能认真的办理选举事务，没有叫大家不选，这次选举，大家要充分发扬民主，各党派要联合参政，这是吾党的宗旨。到期了，各党派尽管选，开票时，县里通知候选人的亲属三至五人，当众开箱，办好一切文件，当众填选各人得票的数字，汇总交邮送上批复；另交一份与《县简报社》以特大号外公诸于世。对其让与不让，如何让？县选举所是低级事务机关，根本无权过问，只能坚决执行上司的旨意。

有人推测，谢庸早就知道兴文是小县，选举名额必然划出来，只是看，划与民社党吗？还是划给青年党呢！总之，国民党当选也要让位。而谢庸是青年党中央的秘书，是兴文籍唯一无二的女中豪杰，而后于她考进中华大学的两个兴文籍的学生李明修、彭传森，这时又不在青年党中央党部。所以只要她被提名候选，名额划给青年党，就稳如泰山，不费吹灰之力，遥控领先，候选即当选了。但他非常聪明，决不能已知兴文名额划与青年党，就骄傲自大，先行传书，发电炫耀家乡，那肯定会引来竞选群敌，招来反对、诽谤、控告，贻误政治大事。这时谢庸确是胸有成竹，考施密计，暗自进行活动，加之上司的亲切关怀下，一直到选前三天，才发来奇电，给周、陈、罗、王四人的突然袭击，当头一棒，使你措手不及，等你知道详情，为时已晚，来不及反对罢了。

到了大选那天，全县各乡镇同时展开，宴阳镇公所挂满了青天白日大旗，巨幅横标飘飘荡荡，真是严肃认真，热闹非凡，民主空气十分浓厚。当天早晨无雨，后来下大雨。大街小巷的选场，闹闹嚷嚷，人山人海，竞选人各逞其能，帮选人也各为其主，大搞一场争夺之战。周、陈两派的人员，肩挂长枪，横刀跃马，互相拉票，互相监视；在街头分别招呼选民进餐馆。如有的人，口头说选周家，实际选陈家，而又故意来周家餐馆就餐的，

也有老实人选陈家的而到馆子就餐时，选举贩子问：你选那个？我选周绍伊，就立即被斥责推出去；整个餐馆只听得碗筷声、划拳声、哭闹声交织在一起，世人不知这是谁家的喜事啊！还是伤事呢？也有不采祸事的人，要找选举贩子给许愿；有的还要过问高低；甚至有的选举贩子更是聪明，拿到巨款，不等选完，早就逃之夭夭了；真是形形色色，光怪陆离！

三天后，各乡镇的选票柜，由差兵荷枪实弹地保护运到县城，在县衙门当众开箱。结果是：周绍伊一万二千多票，陈临云获一万零几百票，罗天祥得二千多票，王雨宣得四百多票，谢庸最少得一百多票；县选所立即上报，并以《兴文简报》立即发《特大号外》，陈罗还对周绍伊发为贺电，登载次期《兴文简报》。关于选举结果，有达官问陈参谋长的看法如何？陈冷静不答回家，第二天就离开兴文县了；罗天祥抱无所谓的态度，王雨宣气极，竟信口漫骂是乌教！乌教！！唯独周绍伊表面态度自然，实际上还在继续挖空心思，绞尽脑计地反对谢庸，抗议国民党中央。不久，国民党中央寄来一张珍贵的《义让书》，说得冠冕堂皇之词，周绍伊同志当选兴文县的国大代表，因周深明大义，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让与青年党员谢庸，是各党派合作的典范，特予表扬！

周绍伊接到义让书，哑口无言，哭笑不得。于是，收拾行装，次日向贵州进发，稍过几天，传来消息，周绍伊当荔波县的县长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国大代表选举，闹得个乌烟瘴气而告终。世人不禁嗟叹地说，国民党讲什么民主，公开、选贤与能；到头来，还不是像专制时代的皇帝一样，搞一套“御笔钦点状元郎”的滑稽勾当罢了，何必劳民伤财？！总之，这场轰动全国的大选举，谁也没有否认，谁都异口同声地说：“里子真专政，外表假民主”的空谈高调。

选过以后，在一段时间里，人们在闲游散步中，在工余休息时，往往在自己的大脑银幕上，浮现出选举闹剧的奇妙怪景。因

而，则大声高唱，或者则嘴吧里哼唧呀呀地念念颂词，我道是什么词？当今的《竹枝词》。曰：（一）

“实行民主”口号亮，国大代表选“贤良”。

谁知到头终变挂，御笔钦点“状元郎”。

（二）

选举国代传乡里，周、陈、罗、王竞选举。

花费财力一场空，制胜奇谋夸谢女。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古宋县国大代表选举见闻

李 桂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集党（国民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为全国的最高统治者，独断专行，历行残酷的法西斯统治，但在名义上他还不过是军事委员长，梦寐以求的是当大总统，只是共产党这块绊脚石还未踢开，不敢贸然尝试。一九四七年在“剿共”战争中，由于共产党策略地暂离红都延安，他便踌躇满志，以为“天下定矣”，应该粉墨登场，爬上总统宝座了。

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国民党包办的所谓制宪国民大会于南京召开，出席代表一千六百多人，其中百分之八十五是国民党员。十一月二十五日，蒋介石将其一手炮制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交国民大会讨论，十二月二十五日通过这部宪法，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元旦公布了宪法，规定选举国大代表，召开行宪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和副总统，实施宪政。随即在南京设立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选举总事务所，四川设立了省选举事务所。古宋也成立县选举事务所，由县长范明儒兼主任委员，民政科王自荣兼副主任委员，抽调县政府各科室人员到县选举事务所，具体办理选举事务。青年党和民社党也派人参加。各乡、镇视区域大小和选民多少，设立一个或几个选区，分别设立投票所，中城镇设四个（城区、寸腰岩、大理村、土红坳）投票所。

国民党政府规定：国民大会代表（简称国大代表），分为区域代表和职业团体代表的区域代表是百万人口以上的县选二名，不足百万人口的县选一名（古宋不足百万人口，只选一名）。并公

布了竞选规定：

1. 党（国民党）内人士互相竞选，得票多者当选；

2. 党内人士与友党（指青年党、民社党）人士竞选，必须退让。（即国民党员不论得票多少，都必须给青年党或民社党提出的候选人）如兴文县的正额候选人是青年党提出的谢庸（女），选举结果，候补候选人周绍伊获票最多，但他是国民党员，只得领一张退让通知书，而不是代表出席证。

3. 党内人士与社会贤达（无党派、知名人士）竞选，或友党人士与贤达竞选，都是得票多者当选。

区域选举之国大代表候选人的提名有两种方式：

一、国民党中央圈定的候选人称为正额候选人。

二、选名签署提名的候选人（即得到本区域选民五百人以上的签署提名者），可作为候补选人。古宋的正额候选人是杨锐，候补选人是李华骏、秦绍恬、李云三人。实质上是杨、李两人在选场逐鹿之争罢了。

每一投票所，由当地的正副乡镇长担任票箱主任，选名登记员、发票员、代笔人等，均由乡镇公所指派。选举前半月，发给选民（年满十八岁，无精神病的男女公民），选举权证，由县选举事务所，再由保甲长转发到户。每一投票所设监票员，由县选举事务所聘任，除聘请参议员、乡民代表主席担任外，还聘请职业团体选出的参议员各机关负责人担任。选举前夕，县选举事务所召集监察员开座谈会，交代注意事项，指定监察区域，分发应携带的文件物品（如选票、选名册、票柜封条、锁匙等）。全县均于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三日内举行公开选举。

古宋的正额候选人杨锐、候补李华骏、秦绍恬、李云都是国民党员，在选举中得票多者当选，杨锐曾在军队中任过旅长、县长，系省参议员；李华骏系黄埔军校三期毕业，当时任叙泸师管区副司令；秦绍恬系黄埔军校二期毕业，任过县长、县参议会议

长，李云则是个不知名的人。选举时秦将他的票让给李华骏，而李云则只能在故乡（共乐乡）花票而已。

杨李回县后，大张旗鼓地活动，公开请客送礼，利诱威胁，极尽拉票之能事。他们都设置招待所，（杨的招待所设在刘培根、谢卓谋及邓家花园三处。李设在方介培和刘真儒两处）。罗致多人为他们奔走效劳，分片包干。选举前几天，各保负责拉票人，每晚都须齐集招待所汇报情况，如那保关节不通，即会商对策，务期通过各种渠道去完成任务。选举前夕，招待所通宵达旦，灯烛辉煌，门庭如市。杨锐曾在街头作竞选演说，李华骏也全副武装，挂着少将军衔领章，在参议会门前慷慨陈词，他们都口口声声地说要为古宋人民谋福利。

杨、李二人，势均力敌，胜负难分，杨有老派支持，李有“新派”掌腰，但杨声望较高，人缘较广，中城镇人都认为他略胜一筹，胜利在望。

全县是同一天开始选举的，有些选区当天即告结束，有的选区拖到三天才完成。中城镇区情况最为突出，票柜设在参议会的会议厅，各保负责拉票的人，逐户说账动员，引导去参议会投票，及至门前，兵分两路，一路是杨锐的选民，另一路是李华骏的支持者，投票后请过招待所用餐。投票天，商店关门，居民闭户，路静人稀，酷似劫后的死城一般。

至于其他乡场，则各有所属：比如万寿乡是方介培、赵康监选，他们是“新派”的有力人物，杨锐无从插手，故李华骏囊括了该乡的选票；杨李都是东新乡（今五星乡）人，各有亲属，但李姓是该乡大族，人多势大，杨也不能取胜；我在赶场坝（今同乐乡）监选，杨方是亲戚。李方是族人，左右为难，只得闻不问，听任他们各显神通，结果，李得票仍较多，但杨在有些乡得多数票。作弊的方式是千奇百怪的，关键是监选人，因为他掌握了票柜的锁匙和选票。总的说来，杨在中城镇得心应手，而在乡间失败，因为当时“新派”势力已经强大，绝大多数的参议员、